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三

容城孫奇逢　輯

門人　馬循征　馬甾鍚　仝編

明儒考

呂新吾公坤

坤字叔簡號新吾河南寧陵人資稍鈍讀書不能成誦苦訓詁家言亂之益不能解坤乃一切棄置澄心體認本有久之了悟人日即不忘年十五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擴良心詩隆慶辛未成進士

丁丑憂萬曆甲戌廷對授襄垣令襄垣劇尚嚴明
年調大同大同貧尚撫字培植孫艮裁抑豪橫兩地
甚德之先是襄垣土豪某被坤大創幾斃去之日送
數百里曰棠創赫令而後不復犯法矣知大同時有
以人命坐抵其姻王家屬係鄰邑大紳向坤言之答
曰獄已成不可反嗣家屬任吏部與僚友曰天下第
一不受請托無如大同令也特疏薦坤陞吏部主事
尚尋考司勳稽勳[illegible]功郎中郎中不少退避在部十
年七轉郎署出歷山東濟南參政按察山西右藩陝

揭成其賢

西旋陞山西巡撫再至晉距巳舉儲務致之行餽遺贖羨盡杜絕之尤加意蒙養孤煢無依者值天下將多事吏嚴邊防迄後有成法不廢陞協理院事明年陞刑部右侍郎轉左在京四年與蕭范之議朝鮮之議右門之議堅守一說屹屹不少動惡之者中以蔣孫衆劾為范坤一稟大目不懲始念賊土衡疏論劉道亨救之坤不辭引疾乞休疏凡五上予歸家居遇邑疾苦輒申任之不少恭仰多口非恤也有自京師來者要津倚之云欲薦山堂為于上當為致謝坤

凡學問大關鍵

曰宰相為國薦人公也若予致謝是以謝為求也竟不問推賢者官賚書帛至坤曰大臣交結內侍律有明禁邪受其守正不阿類如此家居四十年自奉儉約不聞生產惟日與門弟子講論不輟有負笈自千里來者咸推沙隨夫子云坤嘗謂六經簡易明切諸儒因之衆說而裂道深文而晦道拘泥而隘道遂失其旨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天地萬物者六經之案也而總會之聖人聖人之心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聖人之言道之錄也天地以道鑄聖人聖人

以道鑄天下又曰世道任自然聖人立世教而約之以當然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善物也關之存民之生死于是乎係巢由披卷佛老莊列夾禮法之防而潰之近有念不及民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厲憂勤拾粗粪餘唾開方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將術言虛行爲上自視三百三千爲桎梏世教蕩無畛域宜自吾儒經史外諸清淨高遠窈冥妄誕之言悉付諸火作道脉風又曰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地萬

物無罪作呻吟語嘗推理欲生長極治之說以警世復爲圖以廣之謂凶人之與衆人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潛滋已久不覺自移故舜跖只爭一念年八十三卒於家臨終作反輓歌自撰墓誌銘述性直不委婉嚴毅少溫煦居官持法而情涼居家義勝而恩薄當事過激逐養功跡本先入天理二字於廟堂不敢失墜遺命勿用風水陰陽家言所著有家禮翼家禮疑去偽齋集閨範安民實務交泰韻等書贈刑部尚書賜祭葬

語錄 八

桀紂殞沒 自不守

正命者完却正理全却初氣未嘗以我害之雖桎梏而死不害其為正命若初氣虧我正理不完即正寢牀終恐非正命也

時行物生之言

眞機眞味要涵蓄休點破其妙無窮不可言喻所以聖人無言一犯口頰窮年說不盡又離披澆漓無一些咀嚼處矣

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資質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資質聰明才辨是第三等資質

以此觀人便以此附錄人附造化在我

凡人光明博大渾厚含蓄是天地之氣溫煦和平是陽春之氣寬縱任物是長夏之氣嚴凝斂約喜刑好殺是秋之氣沉藏固嗇是冬之氣暴怒是震雷之氣狂肆是狂風之氣昏惑是霾霧之氣隱恨留連是積陰之氣從容溫潤是和風甘雨之氣聰明洞達是青天白日之氣有所鍾者必有所似

皆可應在後天

先天之氣發洩處不過毫釐後天之氣擴充之必極分量其實分極處原是毫釐中有底若毫釐中合下原無便是一些增不去萬物之形色才情種種

可驗也

孝子只是個全字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髮膚還父母之初無些毀傷親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心性還天之初無些欠少天之孝子也

宋儒有功於孟子只是補出個氣質之性來省多少口吻

不動氣事事好

無邪即是收放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游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

佛悞大道是個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却是禪定之學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才住脚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

無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于敬便是善愚謂惟聖人未接物時何思何慮賢人以下纔學時合下便動個念頭或昨日已行事或

今日當行事面來心上只看這念頭如何若一念向好處想便是舜邊人若一念向不好處想便是跖邊人若念中是善而未意却有所為這又是舜中跖漸來漸去還向跖邊去矣此是悟頭工夫此時克己更覺容易點檢更覺精明所謂去惡在纖微持善在根本也

總是無心之病助長是有心之病心要從容自在活潑於有無之間

天地間真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地間真機括惟

靜者能看得透天地間真情景惟靜者能題得破

不能無欲

作熱鬧人說孟浪話豈無一得皆偶合也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諸法都歸在養心上

士君子要養心氣心氣一衰天下萬事分毫做不得冉有只是個心氣不足

心氣不足不養故也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斷割耳

戀字不能斷

實上累敗亡只不二何等明白者

屬生出死可為可痛

人人有此現界都同在天一

只有一毫纔跦處便認理不真所以說惟精不然衆論淆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所以說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

屬纊之時般般都帶不得惟帶得此心却教壞了是容身歸去矣可為萬古一恨

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裏面空空寂寂無一個事物纔問他索時般般足樣樣有

無技癢心是多大涵養故程子見獵而癢學者各有所癢便當各就癢處搔之

到底發類 根字近初學

須日照檢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知此

到底是靜 虛不動

定靜安慮聖人胸中無一刻不如此或曰喜怒哀樂到面前何如曰只憑喜怒哀樂定靜安慮胸次無分毫加損

二字是重 內聖外王之學

治心之學莫詳於瑟僩二字瑟訓嚴密譬之重關天險無隙可乘此謂不誅物欲自消其窺伺之心僩訓武毅譬之將軍按劍見者股慄此謂不蒻物欲

賢者不免

有味乎其言之

此亦爲事

自奮其犴獄之氣

室中之鬬市上之爭彼所據各行一方也一方之見皆是已非人而濟之以不相下之氣故寧死而不平嗚呼此猶愚人也賢臣之爭政賢士之爭理亦然此言語之所以日多而後來者亦莫知所决擇也故爲下愚人作法吏易爲士君子所折衷難非斷之難而服之難也根本處在不見心而任口耻屈人而好勝是室人市兒之見也

人子之事親也事心爲上事身次之故下事身而不

[illegible]

恤其心又共其下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

孝子之于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爲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即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字上用功夫幾諫積成誠懇留意委曲方畧自有回天妙用若直許以甚其過暴棄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相益孔子取友曰直諒多

三友自在無附會之爲妙

間此三友者皆與我不相附會者也故曰益是故得三友雖能爲人三友更難天地間不論天南地北縉紳草莽得一好友道同志合亦人生一大快事也

參稽其是不可相非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道也此天下之大防也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踵矣而難爲君

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權也不然則暴君亂主接踵矣而難爲民

暑寒饑餓
天地清寧
界花世太
平

天地四時
假卿能不
得

百姓得所是人君太平君民安業是人臣太平五穀
豐登是百姓太平大小和順是一家太平父母無
疾是人子太平胸中無累是一腔太平
中之一字是無天于上無地於下無東西南北於四
方此是兩面獨尊道中的天子仁義禮智信都是
東西倚在百行萬善都是北面受成者也不意宇
宙間有此一妙字有了這一個別個都可勾銷五
常百行萬善但少了這個都是一家貨更成甚麼
道理

天是一部易孔子是一部易

易道渾身都是滿眼都是盈六合都是三百八十四爻要人特指起三百八十四事來作題目使千聖作易人人易有三百八十四說都外不了那陰陽道理後之學者求易於易辭繫附會以求通不知易是箇活的學者看做死的易是個無方體的學者看做有定象的故論箇要乾坤二卦已多了說窮盡雖萬卷書說不盡易的道理何止三百八十四爻

公卿爭議於朝曰天子有命則屛然不敢抗衡矣師

以勢形理
儒者不辭
謂孔子之
春秋朱子
之綱目

儒相辭於學曰孔子有言則寂然不敢與同矣故
天地間惟理與勢爲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
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焉而
理則常伸於天下故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
聖人之權也帝王無聖人之理則其權有時而屈
然則理也者又勢之所恃以爲存亡者也以莫大
之權無僭竊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辭而敢于任斯
道之南面也
在學不明聰明力辨之士各枝葉其一門之見以成

非孔子不能折衷百家

一家之說而道如千岐百逕交錯無各得終是偏

衕到孔門只如枉木着繩一毫邪氣不得

非到見得道理原着不得人為故一向不盡人事不知一任自然成甚世界聖人明知自然却把自然閣起只說個當然這那自然

變化氣質便是復性功夫

有善有惡者雜於氣質之性有善無惡者上帝降衷之性學問之道正要變化那氣質之性完復吾降衷之性

乾坤大消

乾與姤坤與復對頭相接不間一毫乾坤盡頭處即

斫後起頭處如呼吸之相連無有斷續一斷便是
生死之界

學術要辨邪正既正矣又要辨真偽既真矣又要辨
念頭切不切何往力不力無以空言輒便許人也

[illegible]

予欲無言非雅言也言之所不能顯者也吾無隱爾
非文辭也性與天道也說便說不來滅也藏不得
然則無言即無隱也在學者之自悟耳天地何嘗
言何嘗隱以是知不可言傳者皆日用流行於事
物者也

非望人不作剖北道

率真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其惟君子乎

身是心當家是主人翁當鄉邑是守令當九邊是將帥當于官是冢宰當天下是天子當道是聖人當故宇宙內幾樁大事學者要挺身獨任讓不得人亦與人計行止不得

做人要做個萬全至于名利地步休要十分占盡常要分與大家就帶些缺綻不妨何者天下無人已

涉世之言却是至理

俱遂之事我得人必失我利人必害我榮人必辱我有美名人必有媿色是以君子貪德而讓名辭完而處缺使人我一般不嘵嘵露頭角立標臬而胸中自有無限之樂孔子謙已嘗自附於尋常人此中極有意趣

夫子所以思有恆也

進道入德莫要于有恆有恆則不必欲速不必助長優優漸漸自到神聖地位故天道只是個恆字日定準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毫不損不加流行不綴不息而萬古常存萬物得所只無恆

忌盈惜儉 天道如是

了萬事都成不得余最坐此病古人云有勤心無遠道只有人勝道無道勝人之理

無以小事動聲色褻大人之體

物忌全盛事忌全美人忌全名是故天地有欠缺之體聖賢無快足之心而況瑣屑群氓不安淺薄之分而欲滿其難厭之欲豈不妄哉是以君子見益而思損持滿而思溢不敢恣無涯之望

問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

知我其天

堯舜事功總是一個念頭

默契之妙越過六經千聖真與天談文不須與天交一語只對越仰觀兩心只一個耳

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都有箇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救正那自家不好處便了

各自責則天清地寧各相責則天翻地覆

扶持資質全在學問任是天資近聖少此二字不得

三代而下無全才都是負了在天的欠了在我的

不爭是非　靜

處橫逆之道

當有其合

縱做出掀天揭地事業來仔細看他多少病痛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人問之曰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節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兩個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

無用之朴君子不貴雖不事機械變詐至於德慧術知亦不可無

日用酬酢事事物物要合天理人情所謂合者如物

使各得其所

之有底蘊然方者不與圓者合大者不與小者合欹者不與正者合覆諸其上而不廣不狹旁視其際而若有若無一物有一物之合不相背錯萬物各有其合不相假借此之謂天則此之謂大中此之謂天下萬事萬物各得其所而聖人之所以從容中賢者之所以精一求衆人之所以醉心夢意錯行亂施者也

從容中道也只是個恰好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只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

發於凝定之中正是故不用則不來不逆則不勞若先急後緩則後必忽略是非之效也十行九悔豈得謂之妥詳

果決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累君子應事接物常覺得有從容閒暇時便好若應酬時勞擾不應酬時牽掛極是吃累的

孔子是五行造身兩儀成性其餘聖人得金氣多者則剛明果斷得木氣多者則朴素質任得火氣多者則發揚奮迅得水氣多者則明徹圓融得土氣

用偏知其
立一制其
事一手不
能保其出
棄

多者則鎮靜渾厚得陽氣多者則光明軒豁得陰氣多者則沉默精細氣質既有所限雖造其極終是一偏的聖人此七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節目耳

聖人不落氣質賢人不渾厚便直方便着了氣質色相聖人不帶風土賢人生燕趙則慷慨生吳越則寬柔就染了風土習氣

清任和時是孟子與四聖人議定的諡法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是子思作仲尼的

硬孔千頂見

上峰編演
吳大中先生

贊訓、

明道答安石能使愧服伊川答子山遂致成一二黨可以觀二公所得

平生不作圓軟態此是丈夫能軟而不失剛方之氣此是大丈夫聖賢之所以分也、

聖人有功於天地只是人事二字其盡人事也不言天命非不知回天無力人事當然成敗不暇計也

為宇宙完人甚難自始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毫子疵纇尤難恐亘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聖人都

乾中便是當體乾淨二字求易言

素常不然此夜氣不能保[illegible][illegible]全[illegible]有[illegible]

是千萬人前面破綻後來修補比王終不脫藏纔得乾淨成就了一箇好人還天付本來面目故曰湯武反之也曰反則未反之前便有欠缺處令人有過便甘自棄以爲不可復入聖人境域不知蓋賊也許改惡從善何害其爲有過哉只看歸宿處成個甚人以前都饒得過

聖人胸中爲理渾然寂時則如懸衡鑑感之則若決江河未有無故自發一善念一善念之發胸中不純善之故也故惟有日晝之梏亡然後有夜氣之清

有見此光學卡

是上猶說使是儿病發

兼大儒便不能

明理人無時而不夜氣是以胸中無無故自見光景

此人心上再無分毫不自在處內省不疚既無憂懼外至之患又不怨尤只有一段不釋然卻是畏天命悲人窮也

山林處士常養一箇傲慢輕人之象常積一腹忿憤不平之氣此是大病痛

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用自是吾儒蓋能奴僕四氏而不爲其所用

野堂

皆此諸人不敢道深於佛老非刻苦自默識得明道在朱陸之間.

七情總是個欲只得其正了都是天理五性總是個仁只不仁了都是人欲

吳康一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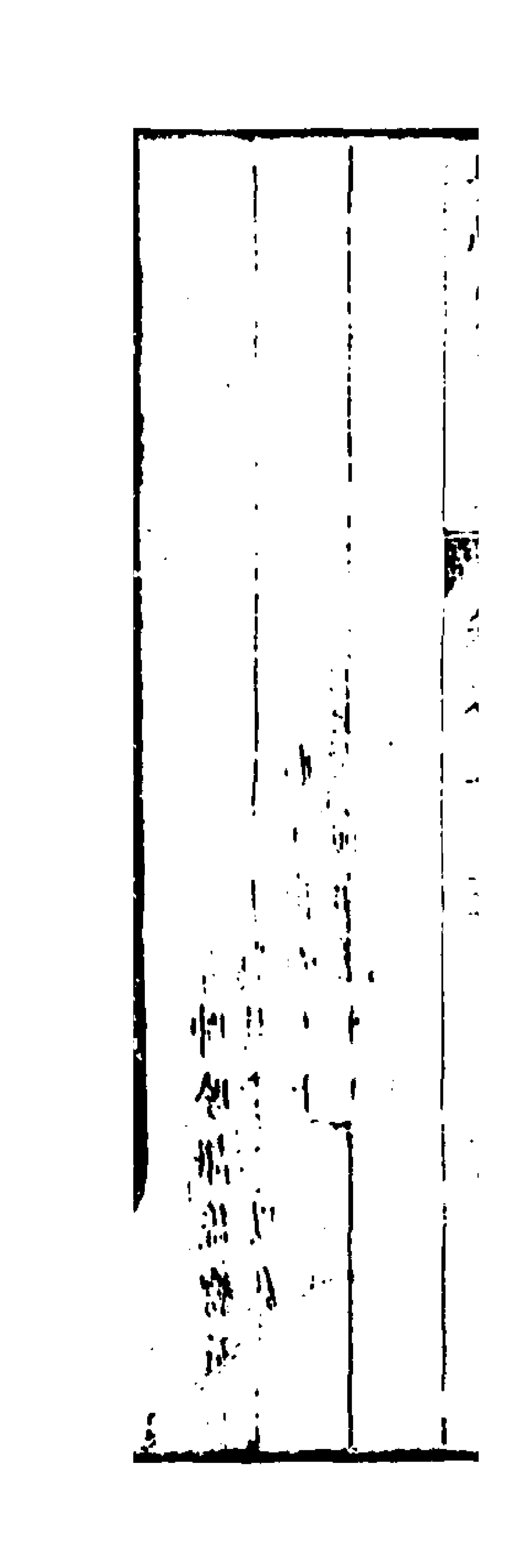
求了天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為初學言也君子為善只為性分當如此或此心過不去天知地知人知我知渾是不求的有一求心便是偽求而不得此念定是衰歇

以吾身為內則吾身之外皆外物也故富貴利達可

生可榮術非道焉而君子不屑以吾心爲內則吾身亦外物也故貧賤憂戚可辱可殺術道焉而君子不辭

讀書要看三代以上人物是甚學識甚氣度甚作用漢之粗淺便著世俗宋之局促便涉迂腐如何見三代以前景象

予弱冠聞公名後讀去偽齋集呻吟語諸論著而慕之時公爲少司寇家居天下覬其一出以泰平明之治而公竟不出公非不出而天下益高之公之學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觀其擬乎子思子輿之傳有宋諸儒莫之或先也學至于是又何憾其用與不用哉



馮恭定從吾

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長安人官左副都御史在京師與高景逸鄒南皋倡明理學家居建天中書院四方從遊甚衆有辯學錄闡性命之秘辨似是之非如所云吾儒之言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言只在無善二字又曰吾學只有一個善字從源頭說到究竟更無兩樣故易曰繼善顏曰一善曾曰至善思曰明善孟曰性善又曰孳孳為善善總是一個善為總是一個為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無善之善嗚呼盡之矣善

即理也即道也即中也精乎此謂之惟精一乎此謂之惟一執乎此謂之執中以之為君謂之仁以之為臣謂之敬以之為子謂之孝以之為父謂之慈以之交朋友謂之信以之視聽言動謂之禮以之臨大節而不奪謂之節皆理也道也中也此吾儒之正傳孔孟相與講求切磋以教天下啟世只此一脉以維持宇宙更無餘蘊矣少墉辨析精詳凡世儒所易惑處概為道破吾儒之家說始復其舊佛氏之流弊始塞其源廣延心法於是乎曉然復明於天下矣其功不亦偉歟

語錄

門技惟治頭痛人患坐痴之方吾止救其力也

孔門不言心其自叙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稱回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督人曰無所用心難矣哉言心便言矩便言仁此道心之說也言心便言用此精一之說也以道心爲主則心有所用而不落于空人心恐化爲道心即心即矩即仁即心是言仁即所以言心也又何必數言心哉不然舍矩言心舍仁言心又舍用言心則此心了不可得而左袒人心者得借口矣

孟子論心之本體歸之理義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論心之工夫歸之操存故曰操則存舍則亡正孟子得統於孔子處若言心不言理義則本體渉於虛言理義不言操存則工夫流于泛便非孔門惓惓論仁之旨

人心至虛衆理咸備丟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知覺是告了知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知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知覺的是人欲

純錫曰理學宗

便是人心非學以知覺為天理為道心也若丟理
空說心說知覺便是異端
明道先生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朱晦翁曰此
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者即是裏面本來有
的陸象山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
皆具此理又曰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許文清亦曰
心所具之理為太極心之動靜為陰陽而王陽明
亦曰人心一刻純乎天理便是一刻的聖人終身
純乎天理便是終身的聖人此理自是實有來者

儒論心都不曾夾過理字若夾過理字可以言心則先儒之說皆評而象山心皆只是理此理同也二句皆剩語矣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有人說無心伊川曰說無心便不是只當說無私心無私心三字可爲千古名言釋門之所謂私心卽虛廷之所謂人心也此不可不無者也

天命之性只是一箇善字

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奚著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初何消若惡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正

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譬曾
有聲有臭耶
天命之性如一陽未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
宙間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于其
內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
若曰天命之性寂滅冥冥一切俱無如此不知天
命的是個甚麼便於天命二字說不去矣
佛氏所謂直指人心指的是人心所謂見性成佛見
的是氣質之性所謂無聲無臭的是道心義理之性

只是他談論閃爍變幻不肯明白說破所以易于
惑人耳
不講孔孟之學不在理字上用功縱閉關截斷坐老
蒲團依舊是個俗人
問仁者人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身能動人也即
仁也何如曰此說于佛氏之說也視聽言動是氣
不是理如何說是仁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合禮
處爲天性理不離氣天性不離形色視聽言動之
禮不離耳目口體故曰仁者人也非但以能視能

聽能言能動爲仁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此正是夫子教顏子爲仁高不驚懸

遠卑不墮情欲處若不論禮不禮勿不勿而惟以

視聽言動爲仁是直把氣質作義理名雖驚懸遠

實則墮情欲矣自古學佛者多恣情縱欲無所底

止非獨學者之過亦其始敎之差誤之

理障二字同是佛氏差處吾儒不能闢之已不是或

又從而附和之何也理之一字乃天地間自然那

移不得的道理並程伯子所謂不以堯存不以桀

理自是無障障不是理真是那移不得

學一派人未必俱是聞道者必其而言聞道矣之也、

亾者佛氏要滅也滅不去吾儒要添也添不來只是吾儒指點出這個字如呼寐而使之寤耳原非專爲闢佛而剏出此字也且謂之曰理自是無聲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可見附和其說者特察理之不精之過亦豈有心從彼而甘於異端哉

世之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而不聞道者誠有之未有眞能聞道而遂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者也譏節行規矩而棄以爲聞道固不是外節行規矩而別求聞道尤不是

以好惡之遠不近驗夜氣之存不存極近

問夜氣之存不存何處驗得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可見好惡與人相近便是喜怒哀樂中節便是夜氣存好惡與人相遠便是喜怒哀樂不中節便是夜氣不存極容易驗大學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是斧斤不曾伐的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旦晝牿亡的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牿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的孟子于夜氣之說不是幽深懸遠的話說乃天德王道一貫之學

也若去過好惡只講幾希便落懸虛便非孟子之旨

常倫理出處辭受何處明心

聖賢論心不外綱常倫理出處辭受動靜語默于此件件透徹步步踏實纔見真心纔是真正學問得力處在此用功處亦在此若世俗論心反於放言肆行的人說心地好心上真正佛氏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也世豈有此理且不知有心學者無論矣而知有心學而又外倫理綱常出處辭受動靜語默以求心者不知心果何時可明

做舉業於學問無不親切

且至善是聖門宗旨

也

問理學與舉業同異先生曰以舉業體驗于躬行便是真理學以理學發揮於文辭便是好舉業原是一事說不得同異又曰今之務舉業者多在文字上求好不在心術上求好不知七篇者有形之舉業固要好一念者無形之舉業尤要好不然心術一念少差則終身事業可知又何論功名哉

問在止于至善先生曰聖賢學問只在心性用功性者心之生理人性原來皆善至善者性體也止於

至善則皆下正合性體矣五伯不知性體至善故
假仁假義二氏不知性體至善故絕仁棄義告子
不知性體至善故有杞柳湍水之說若知性體至
善學問止於至善則五伯自不消去假二氏自不
能絕棄告子紛紛之議亦自悟其非矣此皆予之
學獨得孔氏之宗而爲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道也

近有論學曰南臬闕而少墟方方南臬之圓圓少
墟之方者其顧涇陽高景逸乎
曹真予曰少墟沉潛聖學慨焉篤至闢裘之士如
雲而少墟關揚剴切衛道諸發亦以行爲講以
行爲學者也昔有問耿楚侗以天命之性者楚侗
方欲訓解其人曰憲公門言其性且楚侗爲之嬰

然水爐曾友於白下疑然相對或曰馮公何無講在座者曰此此人渾身是講其亦肯於論講矣

高忠憲攀龍

攀龍字存之少有異稟卅投果餌必俯僂而承弱冠學於鄉邑令李復陽與顧憲成講學庠序攀龍往從之聞李村修身爲本之言欣然有會己丑進士選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詆毀程朱攀龍上崇正學闢異端疏閣臣王錫爵擅政黜陟乖方又上君臣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錫爵謫揭陽典史自擬於斯道尚未有得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眞負此生矣途中嚴立規程爲半靜坐與半讀書浹兩閱月始抵謫所察

民情正士氣析諸儒要語朱子近思錄刊示諸生又爲地方除一大憝不以論官爲傳舍也已而假差歸與李材　辯論數日大意謂格物致知是大學入門第一義即中庸之明善也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曉然知爲人爲己義利公私之界端在於此初學下手必從此始然後善必爲惡必去意誠心正而身可修語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凝定而固也既築室湖濱名曰可棲偕吳志遠歸子慕二人偏舟往來兀坐相對作靜坐說及復七規程甲辰秋同顧憲成復楊龜

山東林書院一遵白鹿洞會規每會必取儒釋朱陸
眞修眞悟之辨諄切指示常日勤惕敦倫謹言敏行
此吾東林八字訣也林居垂三十年天啓初起光祿
寺丞值上元節缺上供天鵝群瑞濫索攀龍援舊例
以家鵝代并殺無名供費若干積弊如洗中官懾服
會廣寧失陷外戚助貲中官之家皆奸細窟宅攀龍
請京師禍本不可不除請逐鄭養性妹李可灼見孫
慎行論舊輔方從哲紅丸一疏作而嘆曰一部春秋
也持論益侃侃無所挽忌者靡不側目尋轉太常少

鄉有恭陳務學之要疏言明理所以明心明心所以
出治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孝非孝
反以不孝爲大孝忠非忠反以不忠爲大忠黑白混
淆賢奸倒置貽害何極疏上留俟三月已轉大理少
卿又轉太僕鄉方鄭之黨益憤且懼切切以東林爲
言給事中朱童蒙因疏計東林於是講學諸臣鄒元
標等皆去位攀龍亦疏辭有講學何罪斯空法紀之
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之語焉　無何仰家起刑
部右侍郎陞左都御史時座師趙南星爲太宰門人

義不容苟活只合如此

來生二字孔孟沙有

魏大中爲掌垣師弟相約以懲貪救民爲主會副院楊漣首擊逆閹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攀龍又刻貪穢御史崔呈秀罪狀以聞呈秀遂合群小媒忠賢曰東林必殺公乙丑忠賢矯詔戍趙南星殺楊魏等丙寅又逮繆昌期周順昌等攀龍度不免三月十六日肅衣冠謁道南祠夜半得緹騎信書遺表一通置於几赴池水而死表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又有別華允誠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

生學問到此亦得少力亦如太虛本無生死又何幻質之足戀乎殁後北面整冠履無泥滓亦無滴水入腹越數日顏色如生崇禎初逆黨次第收公論大明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憲年六十有五攀龍之學以復性爲宗以居敬窮理相須並進爲訣四方從遊者至爭先令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令靜坐以培深厚之氣居恆駁釋學攸嚴辨聖人之學異于釋氏惟一性字聖人言性異於釋氏惟一理字釋氏無理故最忌分别如何可以綱紀世界扶植人倫生平不

三已一介不取燕居淵未始有幘容論者謂舉龍二十歲外便步步程朱嘗自云一生用易又云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者實錄也

語錄

朱子曰欲誠意者必先格致然後理明心一所發自然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也又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真見到之言也

無功夫則為私意牽引于外有功夫則為意念束縛於中故須物格知至誠正乃可言也

萬變皆在人執一毫我不得萬化皆在身求一毫人不得此處透真格物矣

無適自然有主不假安排

性不可言聖人以仁義禮智言之心不可言聖人以敬言之不知敬之即心而欲以敬存心不識心亦不識敬

無妄之謂誠無適之謂敬有適皆妄也

程子曰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是誠者本體也敬者工夫也不識誠亦不識敬不識敬亦不識誠

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

能識得身心即天地宗旨在于矣

曾除却形體渾是天地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患謂真知天自是形體隔不得

觀天地則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之氣透於地中地在天中而地之氣皆天之氣心天也身地也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倚心依身身依心身心自相依倚剛柔相摩如此纔着意便不是

問知覺之心與義理之心何如朱子曰纔知覺義理便在此纔昏便不見了又曰提醒處便是天理更別無天理由此觀之人心明便是天理不騎驢覓

驪

貞之義大矣哉四時以貞爲冬四德以貞爲智隆冬
之時萬象寂然無朕大智之人一點伎倆不形中
庸尚絅大易藏密入德於此成德於此謝上蔡去
一矜字而日行細簡點病痛盡在這裡至哉言矣
伊川先生說遊魂爲變曰旣是變則存者亾堅者腐
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說得形質耳遊魂如何滅
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即天地也不可以
存亾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亾滅避佛氏之說而

讀子說是、

偏之病甚
氣於前人

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教也况幽明之事昭昭于耳目者猶不可推乎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不識本體而膠持念頭以爲存敬解釋經書以爲窮理是養陽神者也既識本體但保任一點不知精義復禮者是五穀不熟者也

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

君子必有所短小人必有所長君子難親小人易比故世人於君子惟見其短于小人惟見其長無惟

乎好惡乖方則合倒置

文公聖賢而豪傑者也故雖以豪傑之氣槩終是聖賢真色文成豪傑而聖賢者也故雖以聖賢學問終是豪傑真色

易之本體只是一生字功夫只是一懼字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

明道先生之言何句是真悟此方是真修楊慈湖先生之言何句是真修此方是真悟

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髮

須格物纔著得良知則致知無下工夫下著那現處正好實商量

其精微處吾儒其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其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尊

一向不知陽明象山學問來歷前在京中似窺見其一斑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于天理之精微矣知其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

靜中作得主張者方是真學問方能應大事而不亂

始終條理之全下學上達之級固未易言語形容然
其大要則不出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此非
程朱之教也孔子之教也故窮理即博文之謂也
居敬即約禮之謂也非孔子之教也堯舜之教也
故博文即惟精之謂也約禮即惟一之謂也二者
合一並進而至微爲本故理日明瑩則心日靜慮
動直而務非溺于詞章心益定靜則理益資發進
原而務不流于空寂此聖學所以允執其中也
昔朱子于初年以人自有生即有知識念念遷移無

頃刻停息所謂未發者乃寂然之本體一日之間

即爲起爲滅未嘗不寂然也蓋以性爲未發心爲

已發未發者即在常發中更無未發時也後乃知

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發爲心中者心之所

以爲體寂然不動者也性也和者心之所以爲用

感而遂通者也情也故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

未發則性也二語猶曰性情如指掌矣至文成復

以性體爲古常發爲古常不發以鐘爲喻謂未扣

時原自驚天動地已扣時原自寂天寞地此與朱

子矜年之說相似而實不同蓋朱子矜年以人之
情識遂念流轉而無未發之時文成則以心之生
機流行不息而無未發之時文成之說微矣而非
中庸之旨也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人
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爲多而喜怒
哀樂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文成所謂發而不發
者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豈有未發
之時蓋指其流行而太極本然之妙萬古常寂也
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中庸正指喜怒哀樂未發

時爲天命之本體而天命本體則常發而不發者也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見性之體故見之于未發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象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而以爲無發時者失其義矣

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即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

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雖除不得
真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雖除不得妄念既淨
昏氣自淸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
大抵着一毫意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
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
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個平常也故
日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
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
方是靜中真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

是復性之道也

萬曆癸丑秋靜坐武林發光寺中作靜坐說越二年

觀之說殊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借以涵養

初學者借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

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

心以主于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

意亦非着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着意則非一也

不着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

則心自一漸久漸熟漸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

始成終者也

明儒以理學而成節義者其人甚多識者遂以忠節目之愚謂忠節特理學之一端耳偶值事變而致命遂志亦無所容心於其間也偷生害仁輕生傷勇君子固譏之矣未嘗學問而甘蹈白刃者其於孔孟成仁取義之旨正自不同

師道猶君
道尊孔子
為萬代帝
王師所以
賢於堯舜
非誣語

鄧潛谷元錫

鄧元錫字　號潛谷江西南城人

傅鈇

學校志畧

昊天生民若有恒性以有彝倫而人道昉焉然人生
而蒙於天性人道發發焉爾也於是乎作之君作
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則知師也者助天明民覺之
以降衷恒性而定之命也斯其重於大君乎等矣
虞帝命契爲司徒敎以人倫民賴以生孔子躬神
聖之資明大道而祭民情上述唐虞下憲殷周憫

學術係世
運升降

王路廢而邪術興也轍環於列國幾一遇而世以
混濁莫能用於是退而論次詩書修正禮樂贊易
以明天道修春秋以定王法其門人弟子循誦習
傳高可佐王下者德成材達以誠適於教益孔門
師友於唐虞君臣埒而素王之業終古一見也然
帝王之教學不在于州郡京邑而在乎山澤壇墠
之間繼其託盛而世升降係之矣其後仲尼沒微
言絕以七十子之徒林立而大義常明當是時有
若在魯曾子子夏居河西子張居陳澹臺滅明居楚子

貢終於齊大者爲師傅卿相亦者友教士大夫而
子貢之傳特盛田子方段干木之屬皆從受業而
曾子之傳獨得其宗思孟纘業焉漢承秦坑焚之
後天子不悅學叔孫通附帝意就漢制儀因用爲
太常諸生共定儀者咸爲選首而魯兩生竟斷斷
不肯行也其守道不阿世如此武帝即位頗垂意
於六藝之文董仲舒上言興太學置明師以養
天下之士始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
于燕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

前漢謹守師說儒風特醇

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齊魯自胡毋生於趙
董仲舒當是時儒者亡言貢禹留意于風俗教化
之務匡衡孔光張禹之倫以經學位三公爲天子
師恩數隆重近古未有而諸經生各尊尚其師說
終無外慕臨位而不敢受必以讓其師比從政守
師說不敢廢國有大政大議不敢應說懸斷擧師
說爲對而無詭服勤至身爲之死中更王莽更始
之亂禮樂崩壞典文殘落而志道确然不替也故
先漢儒風特醇光武中興訪求儒雅明帝故從受

天子執經
問難于前
[illegible]

經桓榮引桓先生及弟子升堂上設東面坐猶几
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千人帝親執業諸生或
避位發難帝謙讓不敢對曰太師在前肅宗爲太子
時受書於汝南張酺元和二年春二月巡狩南焉
天子備弟子之禮受尚書一篇乃行幸儒者鄭均
宅則道賜尚書祿終其身其後桓帝時諸儒郭泰
賈彪等遊太學學士宗之與司隸膺太尉蕃尚書
暢更相褒重而太學生競爲危言深論以激世稱
宦者所忿嫉於是鉤黨禍作而學士之誅僇烈矣

文中子大儒

道喪千載而隋王文中子皇然遠覽於周公孔子之道遜修孔業因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當是時河汾之間講義勸道紋誦詠歌不刻於庠序而訢訢休休微言妙論庶幾乎洙泗之風其徒遊其道而受業者數千人會且閒唐宗昌明之治而房杜王魏之倫因成佐命也太宗櫛風沐露銳情經術四方秀乂挾策負素坌集於京師而文治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酋長並遣子弟入學凡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也唐宗熟非刻

書亦得登科入仕皮日休請立孟子為學科謂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光乎百代諸子之不異於道者惟此而已矣非列之文莊周之文也方外之士鴻荒之民豈能有益於補世真教化哉此之不列而彼之崇長何也請下有司有能精通其義者視明經選昔尼不行時老聃顯行儒道淪末昌黎韓愈始銳然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後愈為潮州刺史潮人未知學愈多方導之秀才趙德沉雅專靜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且排異端宗孔氏請端莞州

仲淹實從之爾者

學以督生徒來興重學尊先師慶曆中參知政事范仲淹請興學校重本實先是侍講湖瑗教授湖州二十年召爲國子師程正叔請太學就瑗瑗得其顏子所好何學論大奇之命分主教事當是時顥與弟頤得汝南周敦頤所授道學之要而發明光大之會歸於六經顥中和其體頤徹義成德天下師仰爲洛學關中張載銳然於古知禮而務之道關中人士師尊之躬行之多與洛人並稱孔子沒至是千五百年矣而道始有所歸是時藍田呂

大昉大臨兄弟受學于程張至南渡而程門弟子楊時尹焞道成德尊為當時表儀為左司諫陳公輔所忌惡天子下詔中禁將尹焞方以處士薦召為崇政殿說書辭不至于是侍讀胡安國力疏爭之曰自嘉祐來顥兄弟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為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乞下禮官討論故事襃其遺書用羽翼六經於是公輔等交章痛詆遂罷去而道學之禁始於此迨韓侂胄以熹侍講時忤內批抵己也欲甘心而未有名

要因學於學究

奸人逆之言北齊以道學目之何罪獨名之僞學可立哉於是御史何澹劉德秀等言令勅學士專師孔孟禁僞學而濂洛關閩之書遂爲世大禁胡紘沈繼祖共詆誣熹以十罪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詔熹落職竄元定道州已理宗讀熹四書集註及諸書大尊信之封徽國公蓋朱陸而朱學大昌嗟夫士論翕公于身後而娼嫉取快于目前善乎唐應德有言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天下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

寄在山澤而師道爲天下私雖有所寄無以異而
世之非師儒之明與竊天下府州縣皆立學以文
淵閣學士宋訥爲祭酒一日上召問卿昨午獨坐
而房色頗慍何也訥頓首言臣荷厚恩念欲爲圖
家効犬馬力造士昨生徒有趨次步傾跌失茶者
皆臣不能教廸所致故靜自訟責上嘉歎訥頓首
問犬馬臣動息聖明何從知上曰朕欲時見卿念
學事煩不欲爲數數故遣畫工圖卿像以來因出
像示訥訥感泣頓首謝嗣後正統中兩都祭酒皆

御人比爲李忠文時勉而爲陳敬宗時大閹王振權震天下時勉與抗禮爲言以擅伐官樹供私爨逮時勉方坐東廂考業神色自若已而荷校國子前諸生司馬詢百千人伏闕請覓有石大用者獨奮請以身代事聞皇太后乃得解敬宗考績至都下振以禮幣求書程于四館走筆書而歸其禮幣竟不往謝一時風尚肅正者如此陳裴懸遐絳南幾與言稱古昔動必禮則所巡行不治公府宿于學宮群士聽爲故風習振浮大學士薛瑄處

士果與弼則居仁之倫言純師行純法為明儒元
弘治初監規積弛詔起侍講謝鐸為北祭酒鐸先
後祭酒兩雍律己率人嚴立規約起僉事章懋南
祭酒懋以父喪力辭特旨為增置司業一人署監
事以待以編修羅欽順為之蓋懋終制日赴官及
懋至諸生翕然質疑問業人人以為得師也程朱
歿至是且數百年矣濂洛之微言大義既絕於是
新會陳獻章公甫於靜坐中見端倪始復追溯程
門主靜無欲之緒而恍有得焉其徒湛尚書若水

宋儒講學在程朱明[illegible]則陽明文成哲子有儒學之[illegible]云[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之勢所謂[illegible]高一尺[illegible]高一丈[illegible]無非[illegible][illegible]而規規自完亦步所閉[illegible]覺自哲之士

皆本師說而庶繹之受學者至數百千人王文成守仁論龍場深有悟于良知之說大學古本誠意特傳之旨奈奈以其道易天下士翕然嚮往至數千百人其高弟鄒文莊守益歐陽文莊德暨湛之門人程禮部文德先後爲府雍師往往以王湛所名學建書院自文成之說行於時獨守程朱以反身實踐不變者獨羅文莊欽順呂侍郎柟爲最醇宋學自永樂尊顯而來天下士守朱文公所詮經如金科玉條不敢少牴牾而王文成求端於古本

揭致良知爲宗言將與朱異而詔論始興又機神天縱不拘故局方往往爲有力士所深疑又自以爲簡易直截之學二千年始闡號召同學汲汲若不及功高衆忌而謗議大興嘉靖初兩宜豯集至斥爲僞學欲焚書申禁及起平思田卒於師冢宰萼以論學異同故深搆之奪贈諡卹典且下詔禁學於是詹事綰御史延各疏言其學不詭於聖人皆不報隆慶初大學士階當國詔用言官請下廷議進侍郎瑄新建伯守仁從祀孔子廟庭而先後

言官論互異獨進瑄萬曆中御史詹事理前議請
進檢討陳獻章及守仁下廷議議者復互異上曰
守仁學術與宋儒互發何當因彼廢此即集議歸
一上毋紛紛奏部覆議請獨祀布衣胡居仁於是
輔臣始顯言守仁致知本大學言良知本孟子獻
章言主靜本宋儒周敦頤程顥皆羽翼聖眞宜祀
居仁純心篤行與論所歸宜並祀上曰祀之遂皇
祖世宗屢言王守仁爲有用道學獻章居仁俱升
祀見朝廷重道崇儒原本實尚操修務經濟重藏

嗚呼深矣

潛谷棄時中以易隨江右是歲謁公亦不赴問之
曰吾斯之未能信也聞者以為迂後沉潛於道且
三十年以經證悟以悟釋經著述甚富久之以部
使者薦徵書累下與康齋白沙實相望于定江清
海聞予於廿年前得讀其函史近復讀其五經繹
醴郡李澤於道德可删此實非茂之士

本子逸問
上以照前
亦以照鏡

章本清潢

潢字本清南昌人自小學時張本山公試以對云趨庭孔鯉曾從詩禮之傳本清答云大學曾參獨得明親之旨張公奇之十三歲見鄉人有負債受鎖禁三日不得食者本清代為償釋之讀性理通鑑纂其切要十六歲補弟子員性墾益徹仰寮若不寐然其談經輒了了會有宿師問曰子近日談經甚覺簡當何如本清曰請以鏡喻昔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而鏡得明今讀書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見後丁父白

城公狀過哀血濺且君家政與弟嘆曰世人只是利欲蔽心我屬何戀戀錙銖為耶遂悉焚白城公遺券弟漢病請禱願以身代三十三歲始學易三十六歲輯圖書編慨正學之日淪悲心源之日汩以通天地人曰儒自命爰自古太極圖河圖洛書易卦以及天道地道人道皆以類編名曰圖書編凡百二十七卷流布寰宇又於東湖之濱搆光裕堂月會五集諸友人弟子於中講習廬陵鄒潛谷來會出兩史相證聊守范陽入覲疏薦如徐邦憲學朱處對聘王自鹿

洞書院五經四子各有著述爲學箴四條一曰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中庸經綸立本知化育此是聖人全學庶幾學有歸宿一曰虞廷危微精一孔子操存舍亡此是心學正傳庶幾學有入路一曰顏子欲罷不能曾子死而後已此是爲學真機庶幾不廢半塗一曰明道每思愈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象山在人情物理事變上用功夫此是爲學實地庶幾不默異端甲午赴廬陵重九之會羅近溪鄒少梧王塘南劉述亭鄒南皋劉喜聞諸公聚晤速曰有問學以何爲

宗本清曰學要明善善誠身只與人爲善便是宗又問善各不齊安能併歸一路曰繼善成性此是極歸一處明善明此也故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如主敬窮理致良知言各不同皆求明性善之功豈必專執一說然後爲得所宗耶但善不擇不精不止不一而擇善止至善又在志聖學者自擇之又問凡會必如之何爲得力曰作會本是善與人同與會諸要取人爲善益我道個身于公共放在大爐冶小假煉其習氣銷鎔其勝心何等得力況

嘉言善行有多少可觀訣者乎趣數日入青原山玉塘南云世學宗禪欲超生死何如曰孔子已云朝聞道夕死可矣明了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意終始皆無便是儒者超生死處鄒南皋云今之學者不能超脫生死皆緣念上起念各有牽絆種種不同豈能如孔子之毋意必固我曰意必固我槩人之通患毋意必固我賢者之實功孔子則並此禁止而絕之矣本清自少而壯壯而老目無非非禮之言行無非禮之事交無非禮之友目無非禮之書遐方異安節以

是一個非學究的學者

胡敬齋例既薦于朝少宰楊止菴奏授順天府儒學訓導以陳獻章來知德例月給米若干丙午翰撰趙禮衡給諫曹與于主江西試以公與吳康齋鄧潛谷劉瀘瀟四君子徵辟事策士丁未督學蘇濬垣賓與江右士業率以請公於豫章書院而受學焉戊申八十二歲卒卒之前與諸門人論為學根栽只在孝弟着力既歿同志友人暨門弟子私諡為文懿先生

有頭要有把柄

心性說

心學傳自虞廷流派遠矣韓退之云孟軻死不得其傳陸象山自述其學得之孟子嘗誦其言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千百世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無不同甚矣吾之心得同聖人而作聖之功亦易爲力於是舉日用之功惟從心所欲旣而覺師心之非也始悟孔子之從心所欲有矩在焉始悟陸子所謂聖無不同者不徒曰心而曰理且指盡心

之聖人言也惟其聖域之儀人是以心理之大同吾且未識其真心何敢遽同乎往聖嘗以此求諸聖賢之典籍焉舜大聖也曰人心惟危湯大聖人也乃曰以禮制心孔子有舍則亡之訓孟子有求放心之言大學云正心易云洗心易其心詩若此者正教人辨危微存亡之機而求明此理之同然者以自盡焉耳然而未易辨也心之廣大衆六合而無所不包虎豹豺狼莫非生意而慈悲普度雖摩頂放踵在所必爲皆心之廣大也心之精微

析萬殊而無所不入垢穢死屍莫非妙道而探索
隱僻雖鉤懸鏤虛剖析鄰虛皆心之精微也心之
神明微千變萬化而無所不用縱橫翕張莫非圓
機而與世推移雖神通妙解倐忽流轉皆心之靈
變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其火凝氷驅幻辟定雖
同觀諸孩提之愛敬則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
觀之行道乞人不受嘑蹴雖牿亾之後本心猶有
未盡泯者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于未
喪之前或指點于既喪之後克念罔念聖狂攸分

無非欲人自識其真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有孩提也但有漸長不為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嗟蹴但有永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譬之穀種不種不生譬之真金不陶不淨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執指衆人見在之心即與聖人同也但子之贊其師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以孔子之皜皜不可尚者濯之必江漢暴之必秋陽使遽以衆人見在之習心而未嘗暴濯者強同乎聖心且曰立躋聖位非吾所知也此大學所以

論性者紛紛獨性善一言爲確然不易之古釋氏三說正於不同處見其同稍爲說說又成紛紛矣

言正心必先之以誠意致知格物

古今論性者紛然不齊孟子一言以蔽之曰性善蓋性一也有所謂無善無不善者非止言其源乎有所謂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非止言其流乎有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者非止言其末流之弊乎有謂爲我至于無君兼愛至於無父執中至于無權各執其偏見而舉一廢百餘杞柳湍水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說均之爲一偏則非知性之全者故孟氏直從天命之本源而言之曰善眞有以杭

砥柱障狂瀾而功不在禹下但天載無聲無臭不可得而窺也乃自其所發端者驗之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以遡其流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皆吾性之順應以探其源而仁義禮智一皆吾性之本眞觀之孩提而知愛知敬無不同也觀之衆人而乍見孺子入井無不同也觀之行道乞人而不受嘑蹴之食無不同也惟其性善之同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充之足以保四海

此豈孟子之獨見乎孔子繫易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願學孔子而其言固有所本矣宋儒倡明孔孟之學以正人心熄邪說宜乎一宗性善之言以挽其流而歸之中也已昔嘗得之程氏焉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是亦言性之源也曰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譬之水清是水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是亦言性之流也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是又合性之源流而

負言之也言雖不同無非發明孟氏之言張子氣質之性雖爲後儒所信從猶不若孟氏之言簡而盡由宋以來或偏於剛或偏于柔委罪於氣質者因不能窺性善之蘊然求之高曠虛寂者謂修性不修命萬刼英靈難入聖岐性命而二之其說不攻自破獨佛氏謂性覺真空性空真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若將探性之源頭以示人其說彌近理而大亂真也安得真信孟氏性善之旨者與之共學乎孟氏之學

不同者氣質性則無不同故謂有氣質之性有天地之性則非矣

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是下民之恒性即上帝之降衷故孟子謂形色天性也是氣質即天性也故謂聖人惟能踐形孔子有物有則即形色天性之謂也詩書孔孟明訓昭然性固合有無顯隱內外精粗而一之者也後儒乃謂有氣質之性夫人不能離氣質以有生性不能外氣質以別賦也謂氣即性性即氣渾然無別固不可謂氣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氣亦不免裂性與氣而二之何惟其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自二其性哉

天地化生游氣紛擾參差萬殊故人之所稟清濁厚薄亦因以異是不齊者氣質也非氣質之性也譬乎陽明先生曰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桶者有得一甕者局于器也氣質有清濁厚薄強弱之不同性則一也能擴而充之器不能拘矣水不因器之拘而變其潤下之性人性豈因氣質之拘而變其本然之善哉是氣也質也性也分言之可也兼言之可也謂氣質天性可也謂為氣質之性則非矣謂人當養性以變化其氣

質者也謂變化氣質之性以存天地義理之性則
非矣孔孟不欲合物則仁人形色天性而一之求
備未免析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二之二說不容
並立求一之乎抑二之乎當必有辨之者矣
憶癸丑公車江西友人謂吾鄉此時講學其主盟
不在縉紳而在布衣蓋指本清云閱五十年始得
所著圖書編圖錄其要語
數則以質之天下後世
昔真子云薦微之典吳臨川而後猶及於新城之
鄧元錫安福之劉元卿南昌之章潢四君子者學
足明先王之道才可裕應世之猷或諸游爲梓品
或謂高多僞行雖雌黃之口譆譆不長不免賢責
劂于盛名窮索獵於流坼猶獨討其志存於道乎
亦庶幾得學之所在而不僅以獵榮爲學矣

楊晉菴東明

公河南虞城人爲諸生時沉潜敦固絕無機械屹然有必爲聖人之志萬曆庚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遭封公喪哀毀踰禮含歛葬祭一軌於紫陽家禮而要之以情理之安服闋補原官遇考選授禮科給事中神廟静攝君臣睽隔東宮未立公疏凡數十上舉朝仰企以爲藥藥丰骨有古人折檻碎堦之風癸巳河決大祲齊梁淮徐之間方數千里人相食請賑之疏日上而天聽邇高公乃繪爲流民圖申之以說窮饑

仳離之慘宛在目前疏入祠廟惻然久之傳于三宮省覽莫不泫然流下遂出帑艮數十萬往賑事載皇明從信錄甲午以掌吏垣叅是年大計激揚澄叙無枉無縱以仰贊平明之治公多力焉禮闈古經分較最稱得人公不認座主門生名語諸士曰朽夫辭此非敢矯情為賢為國不宜私樹桃李至其切劘道義期無愧賢科則不厭規誨之惓惓也闡卷時公以中式人數不如例爭之甚力為總裁洪都張相國所憾借事左遷陝西布政司照磨用報剛行無幾微澁於

色曰君命也何宜無識業可修而鄙棄之乎關中當
事者逆止之於途公始領差歸歸而與學講道弟子
執經問業者百餘人所與往復問辨者如鄒南皋馮
少墟呂新吾孟我疆劉光陽耿天臺張和陽魏見泉
楊復所徐匡嶽馬見素諸君子擬義相析衆于百言
非明非措諸如修城闢濬學宮設義井滿腔仁愛隨
寓撫流事無巨細處置必用居恆有言曰身有顯晦
道無窮達孟子所云窮則獨善其身還覺非是家居
二十七載經撫按疏薦二十餘次動以皐夔稷契謝

洛關閩目之適遊事孔急公家食未嘗談兵而感時觸事慨然有請纓之志光廟御極以廷議起太常少卿陞光祿卿是歲天啟辛酉都城始建首善書院公昔與鄒吉水馮三原等尺牘問辨者今則一堂共討羽翼聖經此則與二百六十餘年理學振起之一會也轉南京通政使未行而司寇命下平恕明允無事必焚香告天會有挾私詞決獄無斷者公引年乞休疏凡數上得旨襃以清望惜惟同籍李於天啟甲子年七十七歲公毅然以斯道為己任座右聯云擁護

古淵常要立定自家地步做兩間事業須推開物我濟雖又云道脉來千年都不任邦教誰任志凝由一念肯加功終有成功嘗云性無不善心有不善文成無善無惡心之體言心非言性也故曰心不在焉存亡惟心之謂與其剖晰性命微旨語超悟則說體陽明踏實地則衣鉢文清尤于二氏教闢之不遺餘力晚年病未脩有支離處著性理體疑與學問答論性臆言山居功課等書行於世共稱范文貞贊之曰論公之心則濟世安民之心論公之志則繼往開來之

志論公之學則躬行實踐之學論公之品則之金樸玉之品進則貴安宗社退則澤被閭里真天民先覺間世真儒直接洙泗嫡傳並駕程邵諸子道全德備仁至義盡優入聖域者矣

論性臆言

盈宇宙間只是一塊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蓋氣猶水火而理則其寒熱之性氣猶鹽梅而理則其辛酸之性渾是一物毫無分別所稱與生俱生與

形俱形猶非至當歸一之論也夫惟理氣二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明皆人之所以爲聖爲賢者此也非理墜於濁氣之內也得氣濁者理自昏皆人之所以爲愚不肖者此也非理殺於濁氣之內也此理氣斷非二物也正惟是稟氣以生也于是有氣質之性凡所稱人心惟危也人生有欲也幾善惡也惡亦是性也皆從氣邊言也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揉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此氣即所以爲理也故又命之曰義理之性凡所稱帝降之衷也

民秉之彝也繼善成性也道心惟微也皆指理邊言
也蓋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揉而本質自在純
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夫一邊言
氣一邊言理氣與理豈分道而馳哉蓋氣者理之質
也理者氣之發也皆猶銅鏡生明有時言銅有時言
明不得不兩稱之也然銅生乎明明本於銅孰能分
而為二哉人性之大較如此如曰專言理義之性則
有善無惡專言氣質之性則有善有惡是人有二性
矣非至當之論也

氣質之性則守約備此論乃適得吾性之眞體非但補前輩之所未發也蓋爲天地間皆氣質也卽天地亦氣質也五行亦陰陽也陰陽亦太極也太極固亦氣也特未落于質耳然則何以爲義理之性曰氣質者義理之體段義理者氣質之性情舉一而二者自備不必兼舉也然二者名雖並立而體有專主今謂義理之性出于氣質則可謂氣質之性出于義理則不可謂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猶夫醋然謂酸出于醋則可謂醋出于酸則不

可謂酬與酸合併而來則不過之論也只氣質可以性名也謂其能為義理也氣質而不能為義理則亦塊然之物可惡得以性稱之四字出于宋儒亦但謂補性之所未備而氣質外無性恐宋儒亦不得而知也君讀性理諸篇而竊其所造矣

王陽明先生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史太常玉池不然其言作性善說闢之余乃遺太常書曰伏見高識發揮性善之旨闢陽明于無善無惡之非功不在于輿氏下矣則性亦有是疑近乃會得無善無惡之說

蓋指心體而言非謂性中一無所有也夫人心寂然不動之時一念未起固無所謂惡亦何所謂善哉夫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知且無矣何處覓善惡譬如鑒本空明而未臨於照有何妍媸故其原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非言性之體也今謂其說與告子同不惜危論以斷之竊恐起陽明子九原當必不肯心服也此事關係學脈非淺故敢爲是言以相証要亦求歸于是而已

范伯元問孟子道性善是專言義理之性乎目世儒

都是此見解蓋因專言義理則有善無惡兼言氣質則有善有惡是被理至善而氣質有不善也夫氣質二五之所凝成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二五原非不善之物也何以生不善之氣質哉惟是既云二五則錯綜分布自有偏勝雜揉之病於是氣質有不純然善者矣雖不純然善而太極本體自在故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嘑蹴之食而不屑氣質淸純者固如此氣質雜濁者未必不如此此人性所以爲皆善也孟子道性善就是道這箇性從古聖賢論性就

只此一箇如曰厥有恆性繼善成性天命謂性皆是
這一箇性孟子云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則又明指
氣質為性蓋性為氣質所成而氣質外無性則安得
外氣質以言性也自宋儒分為氣質義理兩途而性
之義始晦豈惟不知人無二性而一物分為兩物于
所謂義理氣質者亦何嘗窺其面目哉善乎汪生志
伊曰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義理可也蓋氣質即義
理故不必更言義理也又云識得氣質之性不言氣
質可也蓋氣質即義理故不可專目為氣質也此二

段語下段更爲精純學者悟得此則不惑于氣質義
理之兩說矣
善字有二義本性之善乃爲至善如眼之明鏡之明
明即善也無一善而萬善之所從出也此外有意之
感動而爲善者如發善念行善事之類此善有感則
生無感則無無乃適得至善之本體若有一善則爲
一善所障而失其湛空之體矣道善字正是眼中金
屑鏡中美貌美則美矣其爲障一也文成所云無善
無惡者正指感動之善而言然不言性之體而言心

之體者性主其靜心主其感故心可言有無而性不可言有無也今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性之謂與則說不去矣

氣質之性四字起宋儒指出而背棄與切見得理氣非二故于前人之說而更為洗發一番意非抵牾也